

初 中 國 文
分 類 選 讀

敘 事 文 選

胡 雲 翼 編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上 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5670B



序

敘事文有兩種：一種以事蹟爲主體，如左傳通鑑之類是；一種以人物爲主體，如史記漢書中傳記之類是。紀事之文，其中雖亦敘及人物，但人物總是包括在事蹟之中。傳記之文，其中雖亦敘及事蹟，但事蹟總是包括在人物之中。例如通鑑赤壁之戰，其中所敘人物幾遍及三國時魏蜀吳之英雄，而這些英雄都統率於『赤壁之戰』一件事；又如史記項羽本紀，其中所敘事蹟幾是一部秦楚漢戰爭史，而這些戰爭史都統率於項羽一個人。故紀事與傳記二者，雖同爲敘事文，關係至爲密切，而其性質，效用與寫法，均有不同。

敘事文之目的有三：（一）以教訓爲主；（二）以知識爲主；（三）以趣味爲主。教訓之文，着重在評論褒貶；知識之文，着重在事蹟記載之確切；趣味之文，着重在描寫之文藝化。在三者之中，以教訓一類爲最無意趣；而不幸古之文人多偏重此點。因爲他們抱着『文須有益於天下』的信念來作敘事文，故每一篇都加上一段論贊之類的尾巴。卽

作傳奇小說亦然。遂使大好文章，變成勸世之文。未免大煞風景。例如宋鄭思肖的一是居士傳，全文不過七百字，而無聊的議論竟佔其半，這就完全失掉敘事文的意思了。

本書所輯，傳記爲主，紀事次之。六朝之時，文多駢偶，艱澀難於索解，摒而不錄。迄於明清，傳記文頗爲發達，文辭亦平易可讀，故所選特多。至文中議論部分，什九刪去，以保存純粹敘事文的面目。

編者識 二十四年八月

凡例

一、 研習國文，僅特教本，不足以圖功；而以今日學校課程之繁重，欲對於國文作大規模的課外閱讀，實非時間所許，本書即就初中國文課程所需，分別門類，選輯若干冊，詳加音註，用以供初中學生作為國文科最低限度應有的補充讀物。

二、 本書所選，以淺近暢達之古文及詩詞，適宜於現代青年之賞鑑者為準。其文字艱深，陳義過高，或違背時代精神者，概不選列。

三、 各書選輯之文，以錄載全篇為原則。然有冗文無關宏旨，雜言不合體例，如敘事寫景文中往往屢入無聊的論贊之類，倘無關於大體，即多付之刪節。至於詩詞及抒情文之富於文藝性者，則悉錄全文，並無改動。

四、 各書註釋，不厭求詳。諸如人名地名之可徵考者，掌故典物之難索解者，莫不備註。前後互見，亦皆標舉，但如已見前文三四次以上者，後文不復加註，以免冗繁。

五、 各書編次，均以作者時代之先後為序。

六、編者學識疏淺，訛誤在所不免，敬祈當世學人，有以教之。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敘事文選 上冊

目錄

晉公子重耳之亡（左丘明）	一
秦晉殺之戰（左丘明）	八
句踐棲會稽（左丘明）	一三
慎子仕楚（戰國策）	一八
燕太子丹質於秦（戰國策）	二一
侯生（司馬遷）	二九
張中丞傳後敘（韓愈）	三四
拾甲子年事（羅隱）	三九
赤壁之戰（司馬光）	四一
肥水破秦之戰（司馬光）	四九

-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司馬光）……………五八
- 方山子傳（蘇軾）……………七二
- 工獄（宋本）……………七三
- 杜環小傳（宋濂）……………七七
- 書博雞者事（高啓）……………七九
- 南宮生傳（高啓）……………八二
- 阿留傳（陸容）……………八四
- 邊城（魏濬）……………八六
- 徐文長傳（袁宏道）……………八八
- 汪十四傳（徐士俊）……………九一
- 柳敬亭說書（張岱）……………九四
- 柳敬亭傳（黃宗羲）……………九五
- 李姬傳（侯方域）……………九八

郭老僕墓誌銘（侯方域）	一〇〇
徐作霖張渭傳（侯方域）	一〇三
江天一傳（魏禧）	一〇七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敘事文選 上冊

晉公子重耳之亡

左丘明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狄人伐諸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一四〕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一五〕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一六〕曹共公〔一七〕聞其駢脅，〔一八〕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一九〕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二〇〕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二一〕宋襄公〔二二〕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鄭，〔二三〕鄭文公〔二四〕亦不禮焉。叔詹〔二五〕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二六〕也，而至於今，〔二七〕一也；離外之患，〔二八〕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二九〕，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

及楚，〔三〇〕楚子〔三一〕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

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

午，晉師軍於廬柳。〔六言〕秦伯使公子繫〔六言〕如晉師。師退，軍於郇。〔六言〕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六言〕丁未朝於武宮。〔六言〕戊申，使殺懷公。〔六言〕於高梁。〔六言〕

呂卻〔七言〕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七言〕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七言〕其後余從狄君，以田〔七言〕渭濱，女爲惠公〔七言〕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七言〕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袞〔七言〕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七言〕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七言〕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六言〕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六言〕』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六言〕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六言〕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六言〕

晉侯逆夫人嬴氏〔六言〕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六言〕

初，晉侯之豎〔六言〕頭須〔六言〕，守藏〔六言〕者也，其出也〔六言〕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六言〕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

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九〇〕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九一〕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嬖子。〔九二〕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九三〕而已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九四〕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以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九五〕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九六〕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註】

〔一〕左丘明

周時魯之太史。述孔子之春秋而作傳，是爲左氏春秋，亦稱左傳。又作國語。後人因其失

明，稱爲盲左。〔二〕晉 周時國名，奄有山西平陽太原以東及河北廣平大名之地。後爲大夫趙、韓、魏三家所

分。〔三〕重耳之及於難 晉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獻公嬖驪姬，殺太子申生。重耳奔蒲。〔四〕蒲城 今山

西隰縣。〔五〕保 恃也。〔六〕生祿 養生之祿食也。〔七〕校 計較也。〔八〕狄 周時國名。〔九〕狐

偃 字子犯，爲重耳之舅，又稱舅犯。〔一〇〕趙衰 字子餘，卒諡成子，亦稱成季。〔一一〕顛頡 晉楚城濮之役，

顛頡與魏犖、冀負羈氏，爲文公所殺。〔一二〕魏武子 名犖。〔一三〕司空季子 胥臣也，亦稱臼季。〔一四〕廩

咎如 赤狄別種，隗姓。廩音牆，咎音皋。〔一五〕儵 音山。〔一六〕就木 謂死而入棺也。〔一七〕衛 周時國名，

今河北大名至河南衛輝懷慶一帶。〔一八〕衛文公 名燬，戴公之弟。〔一九〕五鹿 今河北濮陽縣南有五鹿，

舊屬衛地。〔二〇〕塊 土塊也。〔二一〕天賜 得土爲有國之兆，故云天賜。〔二二〕齊 周時國名，都臨淄，有今

山東省北部之地，南以泰山山脈與魯爲界。〔二三〕齊桓公 名小白，爲春秋時五霸之首。〔二四〕姜氏 齊女，

卽桓公妻重耳者。〔二五〕懷與安 謂懷所愛，安所居也。〔二六〕曹 周時國名，今山東舊曹州府之地。爲宋所

滅。〔二七〕曹共公 名襄，昭公之子。〔二八〕駢脅 謂肋骨相連若一骨焉。〔二九〕僖負羈 曹大夫。〔三〇〕自

貳 自異也。〔三一〕飧 水澆飯也。〔三二〕宋 周時國名，今河南商邱縣。爲齊所滅。〔三三〕宋襄公 名茲父，

桓公之子，春秋五霸之一。〔三四〕鄭 周時國名，今河南新鄭縣。爲韓所滅。〔三五〕鄭文公 名捷，厲公之子。

〔三〕叔詹 鄭大夫。 〔三〕姬出 晉爲姬姓。重耳之母亦姓姬。 〔三〕至於今 言同姓結婚，而子孫蕃盛至於今日也。 〔三〕離外之患 謂遭內亂而出亡於外也。 〔四〕三士 謂趙衰、狐偃、賈佗。 〔四〕楚 周時國名，奄有今兩湖、江浙及河南南部之地。 〔四〕楚子 指楚成王。 〔四〕不穀 王者自貶之稱。 〔四〕舍 三十里曰舍。 〔四〕弭 弓末無緣者。 〔四〕囊韃 囊音羔，用以受箭。韃，用以受弓。 〔四〕子玉 姓成氏，名得臣，子玉其字也。楚大夫。 〔四〕晉侯 指晉惠公。 〔四〕唐叔 周武王之子，名虞，成王封之於唐。 〔五〕秦 周時國名，奄有今陝西省。 〔五〕秦伯 指秦穆公。 〔五〕懷嬴 穆公之女，晉懷公之故妻，而文公之姪媳也。 〔五〕奉匭沃盥 匭，音移，盛水器。沃，澆水也。盥，洗手也。 〔五〕揮之 謂以手揮之，使水淌污懷嬴之衣也。 〔五〕河水 逸詩。 〔五〕六月 詩經小雅篇名。言尹吉甫佐宣王征伐，以喻重耳還晉能輔天子也。 〔五〕春王正月 謂周王之春正月也。 〔五〕河 黃河也。 〔五〕羈縻 羈，馬羈也。縻，馬韁也。 〔六〕令狐 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 〔六〕桑泉 在今山西臨晉縣東北。 〔六〕臼衰 在今山西解縣西北。 〔六〕蘆柳 在今山西猗氏縣境。 〔六〕公子繫 秦大夫。 〔六〕郤 在山西猗氏縣西南。 〔六〕曲沃 今山西聞喜縣。 〔七〕武宮 晉武公之廟。 〔六〕懷公 晉惠公之子，文公之姪。 〔六〕高粱 今山西臨汾縣有高粱都，亦名梁墟。 〔七〕呂卻 呂甥卻芮，皆晉惠公舊臣。 〔七〕讓 責也。 〔七〕卽至 卽日至也。 〔七〕田 田獵也。

〔七四〕渭 水名，由甘肅流經陝西入黃河。〔七五〕惠公 晉獻公之子，文公之弟。〔七六〕中宿 二宿也。〔七

袂 衣袂也。初，重耳居蒲，獻公使寺人披伐之，重耳踰牆而走，披斬其袂。〔七八〕知之 謂知爲君之道也。〔七

九〕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管仲初爲公子糾之臣，公子糾與桓公爭國，管仲射中桓公帶鉤，後公子糾敗，

管仲囚，桓公不念舊怨，以管仲爲相。〔八〇〕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謂君若反齊桓公之所爲，則我自去，不須辱

君之命也。〔八一〕刑臣 寺人披爲閹人，故自稱刑臣。〔八二〕王城 在今陝西朝邑縣東。〔八三〕瑕甥 卽呂

甥，姓瑕呂，名飴甥。〔八四〕嬴氏 秦穆公女，初嫁晉懷公，稱懷嬴；後嫁晉文公，稱文嬴。〔八五〕紀綱之僕 謂司

經營守衛之僕役也。〔八六〕豎 左右小吏也。〔八七〕頭須 或曰里曼須。〔八八〕守藏 守財貨者也。〔八九

其出也 謂重耳出奔也。〔九〇〕求納 求納重耳於晉也。〔九一〕二子 伯儵叔劉也。〔九二〕趙姬 文公之

女，以妻趙衰者。〔九三〕嫡子 正妻所生之長子也。〔九四〕內子 卿之嫡妻爲內子。〔九五〕介之推 姓介，名

推，之，語助詞也。亦稱介子推。〔九六〕對 怨也。〔九七〕綿上 在今山西介休縣南。

秦晉殺之戰

左丘明

僖公〔一〕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二〕出絳，〔三〕柩有聲如牛。卜偃〔四〕使

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三六〕告於鄭。

鄭穆公〔三七〕使視客館，則束載〔三八〕厲兵〔三九〕秣馬〔四〇〕矣。使皇武子〔四一〕辭焉，曰：

『吾子淹久於敵邑，唯是脯資餼牽〔四二〕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四三〕，猶秦之有具囿〔四四〕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敵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四五〕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原軫〔四六〕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四七〕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我喪而伐我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四八〕。子墨衰絰〔四九〕。梁弘御戎，萊駒〔五〇〕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文嬴〔五一〕請三帥〔五二〕，曰：『彼實構〔五三〕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

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

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四七〕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公使陽處父〔四八〕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四九〕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五〇〕擊鼓，〔五一〕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五二〕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五三〕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五四〕掩大德。』

【註】〔一〕僖公 謂魯僖公，名申，莊公之子。〔二〕曲沃 見前晉公子重耳之亡註六十六。〔三〕絳 晉

都，在今山西翼城縣東南。〔四〕下偃 晉掌卜大夫名偃者。〔五〕君命大事 謂樞有聲乃文公命晉有軍

戎大事也。〔六〕西師過軹 謂秦師來犯也。〔七〕杞子 秦大夫。〔八〕穆公名任好，爲春秋五霸之一。

〔九〕蹇叔 秦大夫。〔一〇〕無所 無所得也。〔一一〕悻心 悻亂之心也。〔一二〕孟明 姓百里，名視，秦大夫。

〔一三〕西乞 名術，秦大夫。〔一四〕白乙 名丙，秦大夫。〔一五〕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莊子：『中壽八十。』謂

如早死，汝墓上之木已成拱矣。兩手相合曰拱。〔一六〕殽 卽嶧山，在河南洛寧縣西北六十里，有東西二嶧，地

極險峻。〔二七〕夏后皋 夏桀之祖。〔二八〕文王 謂周文王。〔二九〕免胄 胄，戰士之冠，免之以示敬也。〔三〇〕

超乘 謂一躍而上車，言其輕率也。〔三一〕王孫滿 周之王孫名滿者。〔三二〕脫 疏脫也。〔三三〕滑 在

今河南睢縣西北。〔三四〕以乘韋先牛十二犗師 乘，四也。韋，熟皮也。古者獻遺於人，先輕後重。韋輕牛重，故以

韋先牛。犗，音靠，餉軍也。〔三五〕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 腆，厚也。從者，指杞子等三人。淹，久留也。此言敝邑不甚

富厚，但為秦使者久留之故。〔三六〕積 芻米菜薪也。〔三七〕遽 傳車也。〔三八〕鄭穆公 名蘭，文公之子。

〔三九〕束載 束矢載弓也。〔四〇〕厲兵 磨兵刃也。〔四一〕秣馬 餵馬也。〔四二〕皇武子 鄭臣。〔四三〕脯資

餼牽 脯，乾肉。資，貨財。餼牽，謂牲畜。〔四四〕原圃 鄭國畜禽獸之所。〔四五〕具囿 秦國畜禽獸之所。〔四六〕

逢孫楊孫 均秦臣。〔四七〕原軫 一稱先軫，晉大夫。〔四八〕欒枝 欒貞子也。晉大夫。〔四九〕其為死君乎

言以君之死而忘秦施乎。〔五〇〕同姓 晉與鄭同為姬姓。〔五一〕姜戎 種族名，居晉南鄙。〔五二〕子墨衰經

子，謂文公之子襄公也。衰，經乃居喪之服，本白色，以從戎故，染為墨色。〔五三〕梁弘菜駒 均晉臣。〔五四〕文

嬴 秦穆公女以妻晉文公者，乃襄公之母。〔五五〕三帥 指孟明等三人。〔五六〕構 謂構斃也。〔五七〕婦人

暫而免諸國 謂婦人以片刻之間赦免之於國內。〔五八〕陽處父 晉大夫。〔五九〕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偽稱襄公命以馬贈孟明，欲因其還拜謝而執之。〔六〇〕繫臣 囚繫之臣。〔六一〕斃鼓 殺人而以其血塗鼓，

謂之釁鼓。〔五〕將拜君賜 謂將伐晉以爲報也。〔五〕不替孟明 言不廢止孟明之師也。〔五〕省 音
省，過誤也。

句踐棲會稽

左丘明

越王句踐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
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
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
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
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
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
於大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
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
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

擊，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

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一〇〕北至於禦兒，〔一一〕東至於鄆，〔一二〕西至於姑蔑，〔一三〕廣運〔一四〕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一五〕令壯者無取〔一六〕，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一七〕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一八〕生二人，公與之餼。〔一九〕當室〔二〇〕者死，三年釋其政；〔二一〕支子〔二二〕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二三〕其達士〔二四〕絮〔二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二六〕之遊者，無不餽〔二七〕也，無不歡〔二八〕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二九〕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一二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三〇〕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

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

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

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註】「一」越

周時國名，今浙江省地。後爲楚所滅。

「二」句踐

越王。父允常爲吳王闔閭所敗，句踐破闔

閻以雪其辱。閻閻子夫差復報越，困句踐於會稽。〔三〕棲 山居曰棲。〔四〕會稽 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

東南。〔五〕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厄，親而呼之也。〔六〕國子

姓，言在衆子同姓之列者。〔七〕吳 周時國名，奄有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之境，後爲越所滅。〔八〕種

姓，名種，字會，楚鄒人，爲越大夫。句踐滅吳，種謀居多，後爲人所譖，自殺。〔九〕資絺 資，取也。絺，音癡，細葛布

也。〔一〇〕後 晚也。〔一一〕行成 謂求和也。〔一二〕乏無所使 猶言乏使也。〔一三〕徹 達也。〔一四〕下執

事 謂下級執事之人。〔一五〕不足以辱君 不足以辱君親來討也。〔一六〕請句踐女女於王 請以句踐之

女妻於王也。〔一七〕左右之 指揮之也。〔一八〕係 繫也。〔一九〕乃必有偶 偶，倍也，謂人皆効死，一人等於

二人也。〔二〇〕帶甲萬人事君 謂帶甲萬人與君戰，言事君者，謙辭也。〔二一〕夫差 吳王閻閻之子。〔二二〕

子胥 姓伍，名員，春秋時楚人，父兄爲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佐吳王伐楚，後以諫吳王與越和，賜死。〔二三〕

江 吳江，浙江，浦陽江。〔二四〕上黨之國 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原之地也。〔二五〕太宰嚭 楚大夫伯州黎

之子，父爲楚靈王所殺，嚭奔吳，爲正卿。〔二六〕執 結也。〔二七〕更 改也。〔二八〕宜士三百人於吳 將三百

人以入事吳，若宜豎焉。〔二九〕前馬 前驅在馬前也。〔三〇〕句無 在今浙江諸暨縣南。〔三一〕禦兒 今浙

江崇德縣東南，有語兒鄉，卽古禦兒。〔三二〕鄞 故城在今浙江奉化縣東五十里。〔三三〕姑蔑 今浙江龍游

句踐棲會稽 慎子仕楚

縣北。〔三〕廣運 東西爲廣，南北爲運。〔五〕蕃 息也，言孳生之盛也。〔六〕取 娶也。〔七〕免 與婉

通。〔六〕母 乳母也。〔三〕元 餼 食也。〔四〕當室 嫡子也。〔四〕釋其政 謂不煩以事也。〔四〕支子

庶子也。〔四〕納官其子 謂納其子於官也。〔四〕達士 通達之士也。〔五〕絜 與潔同。〔四〕磚子

卽孺子。〔四〕鋪 與哺同，以食食人也。〔四〕漱 音啜，飲也。〔四〕節 謂知節義也。〔五〕封 疆界

也。〔五〕少恥 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也。〔五〕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 言兵之多也。水犀，形似象而小，

皮可製甲。〔五〕助天 謂得天之助也。〔五〕旅 俱也。〔五〕圍 笠澤也。卽今江浙界之太湖。〔五〕浚

吳地名。〔五〕甬句東 指今浙江定海縣之地，在海中。〔五〕爲二君 待之若二君也。〔五〕禮先壹飯

謂已年長於越王也。〔六〕宸宇 宸，屋霽也。宇，屋邊也。謂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也。〔六〕次 舍也。

慎子仕楚

戰國策〔一〕

楚襄王〔二〕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三〕薨，太子辭於齊王〔四〕而歸。齊王隘〔五〕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

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

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〇〇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〇〇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〇〇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〇〇至六十，〇〇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〇〇』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〇〇也，王攻之。』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〇〇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〇〇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註】〔一〕戰國策 漢劉向哀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并爲一編，名戰國策。〔二〕楚襄王 名橫，懷王

子，即頃襄王。〔三〕懷王 名槐，入秦，不得歸，卒於秦。〔四〕齊王 閔王也。〔五〕隘 阻也。〔六〕上柱國

子良 上柱國，官名，楚法，覆軍殺將者爲之。子良，楚臣。〔七〕反王墳墓 謂歸國葬懷王也。〔八〕復羣臣

謂復見羣臣也。〔九〕昭常 楚臣。〔一〇〕景鯉 楚臣。〔一一〕怫然 怒貌。〔一二〕大司馬 掌軍旅之官。

〔一三〕典主 謂職守也。〔一四〕五尺 童子也。〔一五〕六十 老人也。〔一六〕願承下塵 言願一戰也。〔一七〕

矯 謂假託上命也。〔一八〕縮甲 猶言退兵。〔一九〕道 說也。

燕太子丹質於秦

戰國策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

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

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排其逆鱗哉。』

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

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

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沈，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

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僕行〔二四〕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饜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二五〕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二六〕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二七〕而李信〔二八〕出太原，〔二九〕雲中，〔三〇〕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三一〕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三二〕以重利，秦王貪其贄，〔三三〕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三〕}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四〕}諸侯得合從，其償^{〔五〕}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六〕}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七〕}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八〕}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九〕}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

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搥〔四三〕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四四〕扼腕〔四五〕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四六〕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四七〕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四八〕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賢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四九〕，取道〔五〇〕，高漸離擊筑〔五一〕，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五〕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

『燕王誠振〔五〕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

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五〕

見燕使者咸陽宮。〔六〕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七〕秦

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

懼，〔八〕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

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撻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

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室。〔九〕時恐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十〕

柱而走。羣臣驚愕，卒〔十一〕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

〔十二〕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

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十三〕軻。秦王之方還柱走，

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十四〕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

乃引其七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九〕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十〕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十一〕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

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十二〕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十三〕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十四〕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

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註】〔一〕燕 周時國名，奄有今河北、遼寧及朝鮮北部之地。〔二〕太子丹 燕王喜之太子。〔三〕以臨

易水 以與已通。易水有三，皆出河北易縣，有北易、中易及南易。〔四〕鞠武 丹之傅。鞠音菊，一作鞠。〔五〕

韓 戰國時晉大夫韓氏，與趙魏分晉，有今河南中部及山西澤潞之地。〔六〕魏 戰國時國名，有今河南北

部山西西南部之地。〔七〕趙 戰國時國名，有今河北南部山西西北部之地。〔八〕未有所定 謂不能安處。

〔九〕見陵之怨 太子丹質秦時，秦王遇之不善，故云。〔十〕排逆鱗 喻觸人之怒也。韓非子謂龍喉下有逆

鱗徑尺，人嬰之，則必殺人。〔一〕樊將軍 名於期，得罪於秦，亡之燕。〔二〕秦王 秦始皇。〔三〕蹊 徑也。

〔四〕不振 不救也。〔五〕管晏 謂管仲、晏嬰，皆齊名相。〔六〕匈奴 今蒙古一帶民族，古稱夷狄之邦。

〔七〕三晉 謂韓、趙、魏。〔八〕單于 匈奴君長之稱。單音蟬。〔九〕心惛然恐不能須臾 謂心已昏瞶迷

亂，死期將至，不能須臾待也。〔一〇〕是丹命固卒之時也 自以為命盡於此也。〔一一〕卻行爲道 卻，退也。道

導引也。〔一二〕不敢以乏國事 謂不敢使國事有闕失也。〔一三〕荆軻 衛人，衛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

卿。〔一四〕偻行 曲背而行也。〔一五〕孤 孤立之意。〔一六〕虜韓王 秦始皇十七年，滅韓，虜其王安。〔一七〕

王剪 潁陽東鄉人，爲秦將。〔一八〕漳鄴 漳，卽今河南臨漳縣。鄴，故城在今臨漳縣西。〔一九〕李信 秦將。

〔二〇〕太原 故城在今山西太原縣北。〔二一〕雲中 故城在今山西托克托縣。〔二二〕合從 一作合縱，戰國

時蘇秦以合從之策說諸侯，使燕趙韓魏楚齊同盟拒秦，謂之合從。〔二三〕覲 示也。〔二四〕贊 音至，初見時

所執物也，卽今之見面禮。〔二五〕若曹沫之與齊桓公 曹沫爲魯將，以匕首劫齊桓公於柯，盡反魯之失地。

〔二六〕以其間諸侯 謂乘此秦與諸侯離間之時。〔二七〕償 取償於秦也。〔二八〕委命 卽委任也。〔二九〕太

牢 謂牛羊豕也。〔三〇〕虜趙王 秦始皇十九年，滅趙，虜其王遷。〔三一〕督亢 燕膏腴之地，今河北涿縣東

南有督亢陂。〔三二〕搃 音鎮，刺也。〔三三〕偏袒 謂袒露一臂也。〔三四〕扼腕 握持其腕，表示憤怒貌。〔三

〔五〕拊 與撫同。〔四〕匕首 劍之最短者，其首類匕，故名。〔四七〕淬 音倅，鍛鍊也。〔四八〕血濡縷 見血僅

如一縷也。〔四九〕遲之 以爲遲緩也。〔五〇〕豎子 卑賤無用之人也。〔五一〕祖 祭名，出行之時，以祭路神

也。〔五二〕取道 謂登程也。〔五三〕高漸離 荆軻之友，隱於屠狗中者。〔五四〕筑 似琴，十三絃，項細肩圓，鼓

法，以竹擊之。〔五五〕變徵之聲 悲音也。徵音止。〔五六〕羽聲 壯音也。〔五七〕中庶子 秦官名。〔五八〕振

震也。〔五九〕九賓 古代迎賓客之盛典也。〔六〇〕咸陽宮 秦宮名，咸陽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六一〕陛下

猶言階下，後以爲天子之稱。〔六二〕振懼 恐懼也。〔六三〕操其室 操，把持也。室，劍鞘也。〔六四〕還 環也。

〔六五〕卒 與猝同。〔六六〕郎中 宿衛之官。〔六七〕提 擲也。〔六八〕負劍 推劍於背，俯而拔之也。〔六九〕箕

踞 踞坐若箕也。〔七〇〕當坐者 謂有罪當罰者。〔七一〕鎰 二十四兩爲鎰。〔七二〕薊城 卽薊丘，燕都，今

河北大興縣。〔七三〕遼東 今遼寧東南境。〔七四〕代王嘉 趙公子嘉於趙亡後率衆之代，自立爲代王。

侯生

司馬遷〔一〕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二〕公子〔三〕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

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一）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二）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三）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四）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五）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六）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 （一）二十年，秦昭王 （二）已破趙長平軍，（三）又進兵圍邯鄲，（四）公子

姊爲趙惠文王 （五）弟平原君 （六）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

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

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七〕名爲救趙，實持兩端而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八〕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問其故，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九〕常在王臥內，而如姬〔一〇〕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一一〕之三年，自王

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三）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四）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廝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五）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

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六）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

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二七〕}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兵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二八〕}平原君負羈，^{〔二九〕}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

【註】〔一〕司馬遷 字子長，西漢時人，生長龍門，繼父業爲太史公。作史記。本篇自其信陵君列傳中節選。

〔二〕大梁夷門監者 大梁，魏都，今河南開封縣。夷門，梁之城門名。監者，守門者也。〔三〕公子 魏公子無忌，

魏昭王之子，封信陵君。食客三千人。破秦救趙，威振諸侯。〔四〕虛左 左位尊，虛之以待侯生。〔五〕直上載

公子 謂直上乘公子之車也。〔六〕俾倪 同睥睨，左右視也。〔七〕徧贊賓客 謂介紹侯生於衆賓客也。

〔八〕爲壽侯生前 謂舉觴於侯生 而祝其壽也。〔九〕抱關 守門也。〔一〇〕不宜有所過 謂不宜過

於禮遇也。〔一一〕魏安釐王 名圉，昭王之子。〔一二〕秦昭王 名稷，武王異母弟。〔一三〕破趙長平軍 長平，

今山西高平縣地。長平之役，秦將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一四〕邯鄲 趙都，今縣名，屬河北。〔一五〕趙惠文王

名何，武靈王庶子。〔一六〕平原君 趙武靈王之子，名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相趙，好賓客，至者數千人。〔一七〕

〔七〕壁鄴 謂駐軍於鄴也。鄴，見前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註二十八。〔八〕冠蓋相屬 使命往來不絕也。

〔九〕兵符 以竹爲之，書文字其上，剖而爲二，彼此分執，有需則合之以徵信。〔一〇〕如姬 魏安釐王姬人。

〔三〕資 畜也。〔三〕虎符 卽兵符也。〔三〕五霸之伐 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號稱五霸。伐，功業

也。〔四〕矚哨宿將 矚哨，大聲呼也。宿將，老將也。〔五〕存 訪問也。〔六〕鄉 與向同。〔七〕勒兵 部

勒晉鄙之兵也。〔六〕界 國界也。〔九〕鞬 音蘭，所以盛弩矢者。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關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

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

南霽雲二三之乞救於賀蘭二三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二三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二三，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二三中過泗州二三，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園中。籍大歷二三中於和州烏江

縣二三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二三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

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髯鬚若神。嘗見嵩讀漢書二三，謂嵩曰：「何爲久讀

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

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中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註】

〔一〕韓愈 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官至吏部侍郎。以倡導古文著稱於世。有韓昌黎集。〔二〕元和

唐憲宗年號。

〔三〕吳郡張籍 籍字文昌，唐烏江人。居於吳郡（今江蘇吳縣）。官至國子司業。有張司業集。

〔四〕李翰

唐贊皇人。官至左補闕。張巡死節睢陽，有人冒其功，謂巡降賊。翰乃傳巡功而表上之。〔五〕張

巡

唐南陽人。開元末以進士官真源令。安祿山反，與許遠合兵守睢陽，拜御史中丞。城陷，爲賊所殺。〔六〕許

遠

唐鹽官人。安祿山反，拜睢陽太守，累加防禦使。城陷，不屈死。〔七〕雷萬春 事張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

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後死難。〔八〕兩家子弟材

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歷中，巡子去疾會上書謂許遠誤國，請追奪其官爵云云。〔九〕食其所愛之肉

睢陽食盡，巡殺其妾，遠殺其奴，以饗士。〔一〇〕蚍蜉 蟻之大者。〔一一〕賊語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兩

京陷，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遠降。〔一二〕卓卓 特立貌。〔一三〕羸 音雷，疲弱也。〔一四〕捍 衛也。〔一五〕蔽

遮江淮。巡遠守睢陽時，或議棄城東走，巡遠曰：「睢陽者，江淮保障，若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江

淮，即今之江蘇安徽一帶，富庶之區，故巡遠必保障之。〔一六〕沮遏 阻止也。沮音舉。〔一七〕設淫辭而助之攻

謂設放蕩不經之辭，助逆亂而攻巡遠也。〔一八〕汴 州名，今河南開封縣爲其舊治。〔一九〕徐 州名，今江

蘇銅山縣爲其舊治。〔二〇〕雙廟 張巡許遠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二一〕南霽雲 唐頓丘人，善騎

射。從張巡守睢陽死難。〔二二〕賀蘭 名進明，唐肅宗時官河南節度使，屯臨淮。〔二三〕睢陽 故城在今河南

商邱縣南。〔二四〕浮圖 亦作浮屠，佛塔也。〔二五〕貞元 唐德宗年號。〔二六〕泗州 故城在今安徽盱眙縣

北。〔二七〕大歷 唐代宗年號。〔二八〕和州烏江縣 烏江縣，唐屬淮南道和州，故城在今安徽和縣東北。〔二

九〕臨渙 唐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宿縣西南。〔三〇〕漢書 漢班固撰。〔三一〕帙 音至，書函也。〔三二〕陽陽

若無所事貌。〔三三〕亳州 皆唐州名，今河南商邱縣爲宋州舊治，今安徽亳縣爲亳州舊治。〔三三〕陽陽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太和_中，張谷納邯鄲_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_聲，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_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_{雅爲谷所愛，因日曰新聲。}

及劉從諫得父封，_{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願命。_{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之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_{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_{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也。且章武_{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尙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_{一旦襲荷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不}

以法而終。此倚伏〔二七〕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詳，是不爲齊鬼所酬〔二八〕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二九〕，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三〇〕。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三一〕，以骨肉腥健兒衣食〔三二〕。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復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死之。

會昌〔三三〕中，從諫死。其子謀邀節鉞〔三四〕，族之〔三五〕。谷竟從逆。

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三六〕時，有傳吏〔三七〕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簡編〔三八〕。

【註】〔一〕甲子年 指唐武宗會昌四年。〔二〕羅隱 初名橫，字昭諫，唐錢塘人。屢舉不第。五代時，仕吳越。

爲從事節度判官副使。有羅昭諫集。〔三〕太和 唐文宗年號。〔四〕邯鄲 見前司馬遷侯生註十四。

〔五〕備歌舞具 謂備歌舞之用也。〔六〕故都 指邯鄲。〔七〕趙家 邯鄲爲趙故都，故云。〔八〕雖驚離

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謂雖文人騷客寫其悲歡離合之狀，亦不是過也。〔九〕劉從諫得父封 劉從諫，悟

子。悟爲節度使，卒，從諫持金幣徧賂朝貴，李逢吉、王守澄等爲之請，遂拜昭義節度使，鎮澤潞。〔一〇〕窮遊 謂

因困窮而宦遊也。〔一一〕不當以應顧命 謂不當進言也。〔一二〕以其先父挈齊還我 淄青節度使李師道

反，劉悟謀殺之。淄青屬齊（今山東）平復後仍歸朝廷所有，故云挈齊還我。〔三〕一縷一蹄 一縷，喻幣帛

之細者。一蹄，喻牲牢之細者。〔四〕章武 唐憲宗諡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五〕數鎮顛覆 田興、劉

關、李師道、李錡、王承宗、吳元濟之亂，均於唐憲宗時討平之。〔六〕擢自兒女子手中 劉悟卒，朝廷無意授從

諫官，從諫徧賄宦官宮妾，始得官，故云擢自兒女子手中。〔七〕倚伏 老子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八〕為齊鬼所酬 劉悟初依李師道，用從諫偵悉陰事，遂背而殺之。後悟因巫言師道為祟，竟惶恐嘔血死。

此言劉從諫未為李師道所報仇，實屬萬幸。〔九〕折其肘臂 謂制其部下也。〔十〕宜脫族西去 謂宜脫

此羈絆，西歸京師也。〔三〕一飯恩 韓信少貧，有漂母見其飢而飯之，及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以千金。

〔三〕以骨肉腥健兒衣食 謂以骨肉血腥沾染健兒之衣食也。〔三〕會昌 唐武宗年號。〔四〕節鉞 謂

符節及斧鉞也。以喻節度使。〔五〕族之 誅滅其族也。〔六〕太行 山名，在山西澤州潞州境。〔七〕傳吏

驛傳之吏。〔六〕簡編 卽簡冊。

赤壁之戰

司馬光〔一〕

初，魯肅〔二〕聞劉表〔三〕卒，言於孫權〔四〕曰：『荆州〔五〕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

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六〕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七〕天下梟雄，〔八〕與操〔九〕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一〇〕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一一〕而瑜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一二〕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一三〕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一四〕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一五〕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

——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一六〕

曹操自江陵〔一七〕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一八〕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

衆漢南，（二四）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二五）略已平矣，遂芟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二六）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二七）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二八）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二九）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三〇）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三一）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三〇）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三一），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三二）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三三）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三四）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

時周瑜（三五）受使至番陽，（三六）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三七）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

馬超（一〇）韓遂（一一）尙在關西（一二）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稿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一三）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一四）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一五）表（一六）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一七）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一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

校尉助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備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進與操遇於赤壁。

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

南岸。瑜部將黃蓋

曰：

『今寇衆我寡，難於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

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

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

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

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鼓大震，北

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

步走，

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

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四六〕橫野將軍徐晃，〔四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五〇〕守襄陽，〔五一〕引軍北還。

〔註〕 〔一〕司馬光 字君實，宋夏縣涑水人。宋哲宗時爲相。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著有資治通鑑等書。

〔二〕魯肅 字子敬，三國時東城人。事吳，官至橫江將軍。〔三〕劉表 字景升，東漢高平人。獻帝時爲荊州牧。

〔四〕孫權 卽吳大帝，字仲謀，在位三十一年。時據江東，領會稽太守。〔五〕荊州 爲漢十三州之一，領南

陽、南郡、江夏、零陵、武陵、桂陽及長沙等七郡。〔六〕二子不協 劉表愛少子琮，欲立之，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

表卒，衆奉琮爲嗣，兄弟遂成仇隙。〔七〕劉備 字玄德，涿郡人。曾爲豫州牧，人稱劉豫州。後卽帝位成都，國號

漢。諡昭烈皇帝。世稱先主。〔八〕梟雄 謂雄傑也。〔九〕操 卽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瞞，譙人。漢獻帝時爲大

將軍，進位丞相。子不篡漢，追尊爲武帝。〔一〇〕夏口 今湖北夏口縣。〔一一〕南郡 今湖北江陵縣。〔一二〕當

陽長坂 當陽，今湖北當陽縣。長坂在當陽東北百二十里。〔一三〕蒼梧 今廣西蒼梧縣爲其舊郡治。〔一四〕

孫討虜 孫權曾爲討虜將軍。〔一五〕諸葛亮 字孔明，陽都人。初隱於隆中。後爲蜀相，封武鄉侯。卒於軍，諡忠

武。〔一六〕鄂縣之樊口 鄂縣，今湖北鄂城縣。樊口在鄂城縣西北四里，樊港入江處也。〔一七〕江陵 今湖北

江陵縣。〔二八〕柴桑 漢縣名，故城在今江西九江縣西南二十里。〔二九〕漢南 漢水以南之地。〔三〇〕芟夷

大難 芟夷，刪除也，謂刪除二袁。呂布諸雄也。〔三一〕中國 謂中原之地也。〔三二〕田橫 齊人。秦末自立為

齊王。漢高祖定天下，橫與其徒五百人，亡入海島中。高祖召之，至洛，恥北面事高祖，自殺。其徒五百人聞之，亦皆

自殺。〔三三〕王室之胄 劉備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三四〕關羽 字雲長，解縣人。與劉備恩若兄弟。督荆

州，為吳所襲，遇害。謚壯繆侯。〔三五〕江夏 今湖北黃岡縣等地。〔三六〕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漢韓安國

語，謂強弩雖有力，然其勢衰竭時，雖魯地所產之薄縞，亦不能穿。以喻兵力疲勞，不能取勝也。〔三七〕張昭 字

子布，彭城人。初為孫策長史，權亦用之，拜輔吳將軍，封婁侯。〔三八〕蒙衝鬪艦 能作戰之巨艦也。〔三九〕更衣

言如廁也。〔四〇〕下曹從事 謂諸曹從事之最下者。〔四一〕累官故不失州郡 謂積累官階，可致太守二

千石也。〔四二〕周瑜 字公瑾，舒人。仕吳，拜前將軍，領南郡太守。〔四三〕番陽 即鄱陽，今江西鄱陽縣。〔四四〕

仗父兄之烈 謂仗其父孫堅其兄孫策之功烈也。〔四五〕馬超 字孟起，隴西人。降蜀，先主拜為左將軍。〔四六〕

六韓遂 字文約，金城人。漢末為征西將軍。〔四七〕關西 潼關以西之地，稱關西，即今陝西省。〔四八〕冒行之

謂冒險行之也。〔四九〕二袁呂布 二袁謂袁紹與袁術。紹字本初，汝陽人。據河北，與曹操戰，大敗，疾作而死。

術字公路，亦汝陽人。獻帝時，據壽春，僭帝號，後敗卒。呂布字奉先，九原人。初事丁原，繼事董卓，復投二袁，後為袁

州牧。爲曹操所執，縊殺之。

〔四〕元表

秦松字。

〔五〕程公

程普，字德謀，土垠人。仕吳官至盪寇將軍。

〔四

卿能辦之者誠快。

謂卿能辦，則誠爲快事也。快，一本作決。

〔四〕委署

猶言委置也。謂有軍事責任在

身，不得委置於他人也。

〔四〕赤壁

山名，在今湖北嘉魚縣江濱。

〔五〕黃蓋

字公覆，泉陵人。仕吳拜武鋒

中郎將。

〔四〕露 與播同。

〔五〕華容道

謂至華容之道也。華容，今湖北監利縣。

〔四〕曹仁

字子孝，操

從弟。官至大司馬，封陳侯。

〔五〕徐晃

字公明，河東陽人。仕魏官至右將軍，封陽平侯。

〔五〕樂進

字文謙，

陽平衛國人。仕魏，以功封廣昌亭侯，累遷右將軍。

〔五〕襄陽

今湖北襄陽縣。

肥水破秦之戰

司馬光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

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

堅曰：『鮮卑羌虜，（一〇）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一一）軍旅，苟爲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一二）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

（一三）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一四）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一五）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一六）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甲子，堅發長安，（一七）戍卒（一八）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一九）涼州（二〇）之兵始達咸陽，（二一）蜀（二二）漢（二三）之兵方順流而下，幽（二四）冀（二五）之兵至於彭城，（二六）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穎口。（二七）

詔以尙書僕射謝石，（二八）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二九）兗（三〇）二州刺史謝

玄〔三〕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四〕西中郎將桓伊〔五〕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六〕琰，安之子也。

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七〕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

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八〕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嘆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九〕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一〇〕慕容垂拔鄖城。〔一一〕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一二〕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一三〕柵淮以遏東兵。〔一四〕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

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

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

渡，我以鐵騎蹙〔善〕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善〕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

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善〕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善〕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善〕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善〕曰：『我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濟然〔善〕流涕。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善〕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

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六〕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七〕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八〕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九〕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十〕以復先業耳。關西〔十一〕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十二〕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十三〕鼓行〔十四〕而西，三秦〔十五〕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十六〕屯鄴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十七〕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十八〕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十九〕

丁亥，謝石等歸建康。〔二十〕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琊〔二十一〕內史。

【註】〔一〕太元

東晉孝武帝年號。

〔二〕秦王堅

姓苻，字永固。弒苻生自立，稱大秦天王。用王猛爲相，國

勢驍強。肥水戰敗尋爲部將姚萇所殺。〔三〕羽林郎 掌宿衛侍從，秩比三百石。〔四〕司馬昌明 東晉孝

武帝姓名，簡文帝之子，在位二十四年。〔五〕謝安 字安石，晉陽人，隱居東山，年四十始出仕，累官至太保，卒

贈太傅。〔六〕桓沖 字幼子，龍亢人，官至都督江荆諸州軍事，領荊州刺史。〔七〕勢還不遠 謂以勢言之，

克晉還師之期不遠也。〔八〕秦州 今甘肅天水縣。〔九〕慕容垂 字道明，燕主慕容皝之第五子，及慕容

暉爲燕主時，以功大爲慕容評所忌，欲害之。垂乃奔苻堅。堅以爲冠威將軍，封賓都侯。後爲後燕主。〔一〇〕姚萇

字景茂，南安赤亭人。苻堅以爲揚威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後爲後秦主。〔一一〕陽平公融 字博休，堅之

季弟。官至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尙書事，封陽平公。陽平，今山東莘縣。〔一二〕鮮卑羌虜

慕容氏爲鮮卑種，姚氏爲羌種。〔一三〕閑 習也。〔一四〕張蚝 法人，以功爲前將軍，封上黨郡公。蚝，晉刺。〔一

五〕兗州 在今山東省南部，其治邑歷代屢有變更。〔一六〕益梁州 益，今四川省。梁州，今陝西省南部。〔一七

〕以龍驤建業 苻堅以龍驤將軍，殺苻生，得秦國。〔一八〕慕容楷慕容紹 皆垂之兄子。〔一九〕長安 前秦建

都於此，今陝西縣名。〔二〇〕戍卒 步兵也。〔二一〕項城 今河南項城縣。〔二二〕涼州 今甘肅武威縣爲舊

涼州府治。〔二三〕咸陽 今陝西咸陽縣。〔二四〕蜀 今四川省。〔二五〕漢 謂漢中，今陝西南鄭縣等地。〔二

六〕幽 今河北省地。〔二七〕冀 今河北西部及山西東部之地。〔二八〕彭城 今江蘇銅山縣。〔二九〕潁口

潁水入淮之口也。在今安徽潁上縣南。〔三〇〕謝石 字石奴，安之弟。官至尙書令，封南康郡公。〔三一〕徐

晉時以京口爲南徐州，今江蘇鎮江縣。〔三二〕兗 東晉時以廣陵爲南兗州，今江蘇江都縣。〔三三〕謝玄 字

幼度，安從子。官至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封康樂縣公。〔三四〕謝琰 字瑗度，安子。官至輔國將軍，封

望蔡公。〔三五〕桓伊 字叔夏，銜人。官至護軍將軍，封永修縣侯。〔三六〕壽陽 今安徽壽縣。〔三七〕賭墅 謂

以墅相賭也。〔三八〕西藩 桓沖駐兵荊州，地在晉都之西，故云西藩。〔三九〕左衽 夷狄之俗，衣衽在左。〔四〇

〕郭褒爲淮南太守 時淮南郡本治壽陽，秦旣得之，以郭褒爲太守。〔四一〕鄖城 今湖北鄖縣。〔四二〕碭石

今安徽壽縣及鳳臺縣間有下蔡鎮，卽當時之碭石。〔四三〕洛澗 在今安徽定遠縣壽縣間新城村南。〔四

四〕柵淮以遏東兵 謂封鎖淮河以阻晉兵。〔四五〕朱序 字次倫，晉義陽人。興寧中爲梁州刺史，鎮襄陽，爲苻

堅所執，拜爲度支尙書。〔四六〕廣陵 今江蘇江都縣。〔四七〕劉牢之 字道堅，彭城人。謝玄鎮廣陵，以牢之爲

參軍，領精銳前鋒，號北府兵。〔四八〕弋陽 舊郡名，今湖北東北境黃岡浠水等縣及河南之潢川光山等縣之

地。通鑑注云：『曹魏分西陽、蘄春置弋陽郡，秦未能有其地，使王詠領太守之空名耳。』〔四九〕淮水 發源河

南，流經安徽而入江蘇，此指安徽境內鳳臺縣及壽縣間之淮水而言。〔五〇〕揚州 前秦置，治下邳，在今江蘇

邳縣東三里。〔五一〕八公山 在今安徽鳳臺縣西北五里。〔五二〕肥水 在今安徽壽縣東，北流至肥口入淮。

〔五〕整 音馱，迫也。〔六〕青岡 在今安徽壽縣縣境內，去城三十里。〔七〕張天錫 字純嘏，前涼主張駿

少子，在位十三年，降於苻堅。肥水之戰，奔晉，晉拜爲西平郡公，廬江太守。〔八〕雲母車 晉制，雲母車以雲母

飾犢車，以賜王公。臣下不得乘。〔九〕淮 謂淮水以北也。〔十〕壺飧豚髀 飧水澆飯也。豚髀，猪股也。

〔十一〕張夫人 苻堅妻。堅入寇晉，張氏切諫不聽，及堅死，自殺。〔十二〕溇然 流涕貌。〔十三〕世子寶 慕容垂

在燕，曾封吳王，故其子稱世子。〔十四〕慕容德 慕容皝之少子，垂之弟也。〔十五〕晉 爲太傅所不容。太傅，謂

慕容評也。初，垂敗晉兵於枋頭，評忌其功，與太后謀誅之。垂乃奔秦。〔十六〕爲王猛所賣 秦相王猛惡垂雄略，

勸堅殺之，堅不聽。猛乃引垂子令爲參軍，賂垂所親金熙，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令遂

奔燕，猛因表令叛狀，垂懼出走。堅追還之，恩遇如初。〔十七〕苻氏 苻堅爲氏種。〔十八〕關東 潼關以東，燕之舊

地也。〔十九〕關西 見前赤壁之戰註三十七。〔二十〕圖讖 圖爲圖籙，讖爲讖緯，所以推測吉凶預兆者。〔二十一〕

九 鄴都 三國魏置鄴都，東魏北周皆都此。故城在今河南臨漳縣西。〔二十二〕鼓行 兵以鼓進，故曰鼓行。〔二十三〕

〔二十四〕三秦 卽陝西省，苻堅所據之地也。項羽破秦，三分關中以王秦降將，是爲三秦。〔二十五〕慕容暉 本燕主，降

秦後，封平南將軍。〔二十六〕祭陽 今河南祭陽縣。〔二十七〕攝 收也。〔二十八〕不覺 屢齒之折。晉人喜着木屐，屐

下有橫木曰齒。心中驚喜，足履地不慎，故屢齒觸戶限而斷折。〔二十九〕建康 東晉都城，卽今之南京市。〔三十〕

瑯琊 今山東蘭山縣爲其舊郡治。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司馬光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我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騎二千給之。

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侯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劊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

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二六〕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二七〕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二八〕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二九〕引兵出穆陵關。〔三〇〕甲寅，攻申州。〔三一〕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臬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三二〕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三三〕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

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

官軍與淮西軍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渡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

沛，先引兵五千渡澗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渡，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軍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

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楂岬山，擒淮西將柳子野。

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

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

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四〕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汝港二柵。〔四〕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四〕丙午，遊弈兵馬使王義破楚城。〔四〕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四〕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四〕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四〕拔之。

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四〕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四〕愬召廂虞候。〔四〕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晷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謀。〔四〕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

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_{〔五〇〕}牙隊_{〔五〇〕}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_{〔五一〕}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

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_{〔五二〕}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_{〔五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

裴度_{〔五四〕}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五〕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七〕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八〕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九〕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一〇〕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一一〕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一二〕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一三〕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一四〕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

李光顏、烏重胤〔一五〕與淮西戰，癸亥，敗於賈店。〔一六〕

裴度過襄城〔一七〕，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邱、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郟城爲治所。甲申，至郟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請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

功。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澠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六〕諸將曰：

『今日往亡。〔六〕』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

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反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計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七〕良圖也。』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七〕董重質帥騎出五溝，〔七〕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

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二千

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七〕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七〕整羈勒。〔七〕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七〕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王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七〕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

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進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城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褰韃，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

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只言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只言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只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獨柳之下。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只言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

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九〇）之敗於澠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九一）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九二）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九三）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九四）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阡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弈於內，晏然（九五）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亡必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註】「一」元和 唐憲宗年號。「二」袁滋 字德深，朗山人。唐憲宗時，吳元濟據淮西反，以滋爲彰義節度

使，使平亂。久之無功，乃被貶。「三」撫州 今江西臨川縣爲其舊府治。「四」李愬 洮州臨潭人。以隋唐鄜

節度使，將兵討吳元濟，累官至太子太保。「五」唐州 唐時唐鄆節度使所治，今河南泌源縣。「六」袁倚書

謂袁滋。〔七〕淮西 唐置淮西節度使，今河南開封以西汝陽以東之地。〔八〕高袁 高謂高霞寓，袁謂

袁滋。〔九〕蔡州 唐時淮西節度使所治，今河南汝南縣。〔一〇〕昭義河中鄜坊 均唐時方鎮名。〔一一〕十

將 軍中小校也。〔一二〕吳元濟 淮西節度使吳少陽之子。少陽死，元濟自領軍務，朝廷不許，遂發兵反。〔一三〕

〔一四〕捉生虞候 將校之名。〔一五〕貞元 唐德宗年號。〔一六〕安州 今湖北安陸縣。〔一七〕捉生將 將校之

名。因被生捉，故即以捉生名。〔一八〕古葛伯城 在今河南偃城縣南。〔一九〕文城柵 在今河南遂平縣西南。

〔二〇〕鄂岳 均州名。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縣治。岳州，即今湖南岳陽縣治。〔二一〕穆陵關 湖北麻城縣西北

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二二〕申州 今河南信陽縣。〔二三〕茨 今謂之雞頭。〔二四〕帥 同率。〔二五〕置行

縣以處之 未能得其縣，故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二六〕宜陽柵 在今河南宜陽縣西。〔二七〕鄧 州名，

今河南鄧縣為其舊治。〔二八〕潑水 在河南臨潁縣西南。〔二九〕陳許 唐時二州名。今河南淮陽縣為陳州

舊治，許昌縣為許州舊治。〔三〇〕河陽宣武河東魏博 皆唐時方鎮名。〔三一〕鄆城 今河南偃城縣。〔三二〕

李光顏 字光遠，其先為河曲諸部，姓阿跌氏，內附，隸朔方軍。以平蔡功，官至司徒，河東節度使。〔三三〕山河十

將 時京畿及唐鄧，皆募土人之材勇者為兵以討蔡，號為『山河子弟』，置十將以領之。〔三四〕馬鞍山 在河

南舞陽縣西南。〔三五〕路口柵 未詳。〔三六〕楂岬山 在河南遂平縣西南。〔三七〕青陵 在今河南偃城縣

西南。〔三七〕洄曲 一名時曲，澗水於此回曲，故名。在今河南商水縣西南。〔三八〕冶爐城 在今河南西平縣

西北。〔三九〕白狗汶港二柵 均在河南正陽縣東北。〔四〇〕西平 今河南西平縣。〔四一〕楚城 故城在今

河南商水縣。〔四二〕朗山 在今河南確山縣西。〔四三〕方城 今河南方城縣。〔四四〕青喜城 應作青臺城，

在河南唐縣北七十里，接方城縣界。〔四五〕興橋柵 在河南遂平縣東南。〔四六〕張柴村 在河南遂平縣南。

〔四七〕廂虞候 掌左右廂之兵。〔四八〕諜 間諜也，司伺探之職。〔四九〕隨 州名，今湖北隨縣。〔五〇〕牙隊

節度使牙門衛從之隊也。〔五一〕山南東道 唐至德中，置山南東道節度使，治襄州，領荆、襄、鄧、唐、隨、郢、復、均

房、峽、歸、夔、萬等州，今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及四川東部之地。〔五二〕中使 宮中之使也。〔五三〕李逢吉

字虛舟，唐隴西人。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左僕射。〔五四〕裴度 字中立，唐聞喜人。以平蔡功，封晉國公，

加中書令。〔五五〕彰義節度使 唐置淮寧軍節度，後改彰義軍，即淮西軍也。〔五六〕崔羣 字敦詩，唐武城人。

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吏部尚書。〔五七〕韓弘 唐匡城人。官至宣武節度使。〔五八〕馬總 字

會元，唐扶風人。官至戶部尚書。著有意林。〔五九〕韓愈 見前韓愈張中丞傳後敘註一。〔六〇〕通化門 長安

城東面之門。〔六一〕押牙 即押衙，侍衛之官也。〔六二〕忠順之門 茂和父忠孝，兄茂昭，鎮易定，比河朔諸鎮

爲忠順。〔六三〕永州 今湖南零陵縣爲其舊治。〔六四〕令狐楚 字殼士，華原人。官至尚書僕射。〔六五〕烏重

胤 字保君，張掖人。以討蔡功，官檢校司空，進那國公，拜司徒。〔六〕賈店 在河南鄆城東南。〔七〕襄城

今河南襄城縣。〔六〕吳房 今河南遂平縣。〔六〕往亡 陰陽家言，不祥之日也。〔七〕常侍 李愬以檢

校左散騎常侍出任節度使，故稱常侍。〔七〕沱口 鎮名，在河南鄆城東南。〔七〕五溝 在沱口南七里。

〔七〕烽子 堠卒也。〔七〕糲 音備，乾飯，以爲行軍之糧者也。〔七〕羈勒 羈，馬絡頭也。勒，馬繮也。〔七〕

吳少誠 潞人。唐德宗時爲申光蔡等州節度使。久之以兵叛，詔削其官爵，尋赦之。〔七〕鑊 斫也。〔七〕

矢如蝟毛 言其多也。〔七〕光 唐時州名，今河南潢川縣爲其舊治。〔八〕鞠場 踢球之場也。〔八〕囊

韃 見前左丘明晉公子重耳之亡註四十六。〔八〕拜於道左 古者乘車尙左，故迎拜於車下者，皆拜於道

左。〔八〕反仄 懷貳心也。仄與側同。〔八〕近賊四州 謂陳、許、潁、唐四州。〔八〕興安門 長安大明宮南

面五門，興安門最在其西。〔八〕獨柳 唐京師子城西南，有獨柳樹，爲行刑處。〔八〕李希烈 唐遼西人。德

宗時爲淮西節度使，旋舉兵叛，破汴，僭卽皇帝位，國號楚。爲部將陳仙奇所謀殺。〔八〕韓全義 唐時人，起家

卒伍，累擢至節度使，受詔合十七鎮兵討吳少誠，師潰敗，以太子少保致仕。〔八〕夷貊 謂夷狄之邦也。〔九〕

李師道 唐高麗人。憲宗時據淄青等州拒命，後爲部將劉悟所殺。〔九〕汴宋 均唐州名，汴州舊治在今

河南開封縣，宋州舊治在今河南商丘縣南。〔九〕鄆 唐州名，今山東鄆城縣。〔九〕晏然 安也。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字光黃，字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字郭解，字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字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鵠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

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註】「一」蘇軾字子瞻，宋眉山人。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自號東坡居士。有東坡集。「二」方山子，姓陳，

名慥，字季常，宋眉州青神人。寓居黃岡，號方山子，又號龍邱子。「三」光黃，二州名，光州治今河南潢川縣，黃

州治今湖北黃岡縣。「四」朱家，漢時魯人。以俠聞。曾陰脫季布之厄，及布貴，終身不見。「五」郭解，字翁

伯，漢軹人。爲人報仇，仗義不伐，人爭慕附之。後以罪族誅。「六」折節，改舊習也。「七」岐亭，故城在湖北

麻城縣西。「八」屋，冠頂曰屋。「九」方山冠，唐宋時隱士之冠，以五采穀爲之。「一〇」謫居於黃，宋神

宗時，軾因作詩被謫，貶黃州團練副使。「一一」矍然，驚顧貌。「一二」環堵蕭然，謂家徒四壁也。堵，垣也。一丈

爲板，五板爲堵。「一三」使酒，謂因酒而使氣也。「一四」岐山，今陝西縣名。「一五」洛陽，今河南縣名。「一

六」儻，俗作倘，或然之詞也。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謹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不得聞。是日，以其醉於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厝火者，迺啓榻，輒真屍空中，空陘，割爲四五始容焉，復輒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之，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曰：『棄塚中。』責伍作二人索之，塚弗得。——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答既乃竟不得，答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塚相語：『答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犄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塚上，脫笄耳，具棺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

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愬於邑，亦以鞠訊，慳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葬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

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狴，衆工隨而譟若雷，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奈何，長竟斬衆工，愈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計，乃聚議，衷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

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盈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它人家，尙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閤中依其垣屋以須。迫鐘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酗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許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其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既不可火，又不敢填治，吾夫尙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衆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且俾衆遙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

去土榻席，扳甌，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償偷購，^{〔四〕}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壕中死人何從來。伍作款：『擠何物。』^{〔五〕}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泊所私者磔。』^{〔六〕}於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卽鄉瘦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冤竟不白。

【註】〔一〕宋本 字誠夫，元大都人。官至監察御使，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有至治集。〔二〕釀 合錢飲酒

也。〔三〕隘 與狹同，褊隘也。〔四〕而 汝也。〔五〕警巡院 元時設警巡院於京師，平理獄訟及警巡檢

稽之事。〔六〕比邱 謂僧之募化者。〔七〕伍作 一稱仵作，官署檢查刑傷之吏。〔八〕刑部御史京尹

刑部掌刑法獄訟之事。御史司糾察之責。京兆尹爲京師地方長官，有管轄地方民刑案件之權。〔九〕犄角擠

謂分兩側上前擠翁使之墮也。〔一〇〕筓珥 筓，簪也。珥，耳飾也。〔一一〕當 猶言判決也。〔一二〕愬 與訴

同。〔一三〕督酷 謂殘忍刻酷也。〔一四〕瘐死 謂因飢寒而死於獄中也。瘐，音庚。〔一五〕狴犴 音陞岸，牢獄

也。〔一六〕哀 音杯，聚也。〔一七〕交鈔 紙幣也。〔一八〕定 銀錠也。〔一九〕盆 讀如笨去聲，聚也。〔二〇〕須

待也。〔二一〕迫鐘時 謂近暮夜鳴鐘之時也。〔二二〕踉蹌 亂走也。〔二三〕塙治 塗飾也。〔二四〕償偷購

謂將懸賞以購之銀償偷也。〔二五〕何物 負荷之物也。〔二六〕磔 分裂肢體謂之磔。

杜環小傳

宋 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遊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

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卽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

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母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溼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

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能保。母見環家貧，兩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七）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視之。

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因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

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八）奉詔祀會稽。（九）還，道嘉興，（一〇）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

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一一）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

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葬於城南鍾家山，歲

時常祭其墓云。

環後爲晉王〔三〕府錄事，有名，與予交。

【註】〔一〕宋濂 字景濂，明浦江人。官翰林學士。著有元史，宋學士集等書。〔二〕廬陵 今江西吉安縣。

〔三〕金陵 今南京市。〔四〕九江 今江西九江縣。〔五〕安慶 今安徽懷寧縣。〔六〕付託也。〔七〕

媵女 謂隨嫁之女也。〔八〕太常贊禮郎 掌祭祀時贊禮之官。〔九〕會稽 今浙江紹興縣。〔一〇〕嘉興

今浙江縣名。〔一一〕初度 生辰也。〔一二〕晉王 明太祖第三子朱橐，封晉王，建國太原。

書博雞者事

高 啓

博雞者，袁〔一〕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

元至正〔二〕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三〕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己賕。〔四〕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

也。

一日，博雞者邀〔七〕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八〕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九〕，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

豪民子聞難，鳩〔十〕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十一〕以歸。博雞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十二〕駭之，馳白府。府佐〔十三〕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使君〔十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十五〕，蠱汚〔十六〕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

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

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黜臧使者。

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註】「一」高啓，字季迪，明長洲人，居松江之青邱，自號青邱子。累官翰林院國史編修官，戶部侍郎，後坐事

被誅。有鳧藻集。「二」袁，明時爲袁州府，今江西宜春縣爲其舊治。「三」至正，元順帝年號。「四」部使

者，謂奉部令出巡之使者。「五」自負年德，謂年齡與德望俱高也。「六」易之，輕之也。「七」賺，恨

也。「八」賂，音求，受賂曰賂。「九」遨，遊也。「一〇」徒能藉貧辱，謂徒能欺壓貧弱之人也。「一一」反接

兩手反背而縛之也。「一二」鳩，聚也。「一三」要篡，攔奪也。要，平聲。「一四」郡錄事，州署掌文簿小吏。

「一五」府佐，府中佐吏。「一六」使君，太守之稱。「一七」投閒，乘機也。「一八」蟻污，誣人以罪，如以血污之

也。蟻音蔑。「一九」楮，紙也。「二〇」行御史台，元官制，管制各省道憲司之官署。「二一」金陵，見前宋濂杜

環小傳註三。

南宮生傳

高 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劍擊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

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己，目憎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刃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日，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

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

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

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遊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

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

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註】一吳 今江蘇吳縣。 二天下亂 指元末之亂。 三風后握奇 相傳握奇經爲黃帝時風后

所撰。 四泝 同溯。 五金陵 見前宋濂杜環小傳註三。 六金華 今浙江金華縣，縣北有金華山。

〔七〕會稽 今浙江紹興縣，縣東南有會稽山。

〔八〕浙江 卽之江，在浙江境，東流入海。

〔九〕具區 卽

太湖，在江蘇浙江之間。

〔一〇〕衣冠 謂紳士也。

〔一一〕門止車 門前停止之車。

〔一二〕兩 同輛。

冠 喻暴戾之徒也。

〔一四〕醜 醉怒也。

〔一五〕居樽下 就下座也。

〔一六〕慚 同憐。

〔一七〕突嘗 謂超其

前而干犯之也。

〔一八〕訶避 謂訶叱之使避也。

〔一九〕介客 請客爲介紹也。

〔二〇〕贖 求也。

〔二一〕藩府

指張士誠。時士誠據吳中，稱吳王。

〔二二〕雋斲 猶言勝敗也。

〔二三〕欲其德 藏其德也。

〔二四〕婁君卿

婁一作樓，名護，漢齊人。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養之終身。

〔二五〕原巨先 名涉，漢茂陵人。好振施貧困，救人

之急，爲世仰慕。

〔二六〕皮 音己，收藏也。

〔二七〕彝 鐘鼎之屬。

〔二八〕雷氏琴 唐雷威工製琴，世號其所作

曰雷琴。

〔二九〕鍾 謂鍾繇，三國魏時之善書者，字元常，潁川人。

〔三〇〕王 謂王羲之，晉時之善書者，字逸

少，會稽人。嘗官右將軍，世稱王右軍。

阿留傳

陸容

阿留者，太倉〔一〕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獸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洒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於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

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則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姿容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悉不記，則闔門拒之。家蓄古尊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滌磨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歧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闕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

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一若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沙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歎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註】「一」陸容，字文量，號式齋，明太倉人。成化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浙江右參政。有式齋集、菽園雜記。

〔三〕太倉 今江蘇縣名。〔三〕龍鍾 竹名，言老人如竹搖曳而不能自持也。〔四〕尊彝鼎敦 尊彝，酒

器。鼎，古器，三足兩耳，可作焚香烹茶煉丹養藥之用。敦，盛黍稷之器。〔五〕闐然 笑聲也。〔六〕參亭 參，

互也。亭，平均也。〔七〕樛櫟 不材之木。〔八〕造命者 謂君相也。禍福皆歸本於命，君相能禍福人，故稱爲

造命者。〔九〕於戲 同嗚呼。

邊城

魏 濬〔一〕

張七澤〔二〕憲副〔三〕言：有邊城者，餘姚〔四〕人有神力，而貌玄磨冠，〔五〕若不勝衣者。王

文成公〔六〕討思田八寨〔七〕時，攜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辱檻樓，

峒人不知也。其悉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險隘，多出其力。已敘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

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犒之，亦未嘗多取。

初，城自負其力，裹糧之塞上，求自效，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潯，〔八〕見有向江中慟哭者，

問之曰：『予官某縣簿，〔九〕攜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

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爲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

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作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爲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效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鈚，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鈚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鈚打其魁下水；遂揮鈚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窗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潞，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

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

文成歿，不知所終。

【註】〔一〕魏濬 字禹卿，號蒼水，明松溪人。萬曆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有映雲閣存草等書。

〔二〕張七澤 名所望，字叔翹，明上海人。萬曆進士，官至廣東按察司副使。〔三〕憲副 憲臺之佐吏也。

〔四〕餘姚 今浙江縣名。〔五〕玄響 冠悴 玄響，微小也。響與麼同。冠悴，羸弱也。冠一作冠，俗作冠，音汪。

〔六〕王文成公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正德時巡撫贛南，平大帽山諸賊，定宸濠之亂。卒贈新建侯，諡文

成。世稱陽明先生。〔七〕思田八寨 思卽今廣西思恩縣。田爲明所置州名。地在今廣西邕寧縣東。明時，思田

境內有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黑、剝丁等八寨，爲獠獠所占，王守仁討平之。〔八〕潯 水厓也。

〔九〕縣簿 縣之佐吏也。〔一〇〕纖猥 纖，細也。猥，鄙也。〔一一〕銅鈔 兵器也。〔一二〕物色 察訪人物也。

徐文長傳

袁宏道〔一〕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數督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

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

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嘖，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詩體格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

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註】 〔一〕袁宏道 字中郎，號石公，明公安人。萬曆進士，爲吳縣宰，官至稽勳郎中。有袁中郎集。 〔二〕山陰

今屬浙江紹興縣。〔三〕諸生 入學之生員。〔四〕薛蕙 字君采，明亳州人。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有考

功集。〔五〕校越 謂主考於越。越，即今浙江省，古越國也。〔六〕國士 謂國家之良才也。〔七〕數奇 謂

命運乖違也。奇音羈。〔八〕蹶 挫敗也。〔九〕中丞 明清以稱巡撫。〔一〇〕胡宗憲 字汝貞，明績溪人。以

討倭寇功，官至右僉都御史，太子太保，晉兵部尚書。〔一一〕幕 謂幕府也。古者軍中張幕以居，故將帥所在曰

幕府。〔一二〕葛衣烏巾 野人之服。〔一三〕介冑之士 謂將士。介，甲也。〔一四〕膝語蛇行 膝語，跪而相語。蛇

行，匍匐而行。〔一五〕劉直長 名憐，東晉相人。晉簡文帝爲相時，劉爲幕客。〔一六〕杜少陵 名甫，字子美，唐襄

陽人。官至工部員外郎。杜在蜀時，曾客嚴武之幕。有杜工部集。〔一七〕白鹿 古以白鹿爲祥瑞之物。〔一八〕永

陵 明世宗葬永陵，故以永陵稱之。〔一九〕麴蘖 酒也。〔二〇〕齊魯燕趙 今山東、河北、遼寧、山西一帶之地。

〔二一〕朔漠 指塞外之地。〔二二〕匠心 謂意匠經營也。〔二三〕巾幗 喻女子。〔二四〕韓曾 韓謂韓愈，見

前韓愈張中丞傳後敘註一。曾謂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官至中書舍人。有元豐類稿。〔二五〕雅 素也。〔二六〕

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 指王世貞、李攀龍等復古派。〔二七〕歐陽公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官至參知政

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著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文忠集等。〔二八〕妖韶女老 謂已老之美人。〔二九〕張

元汴 字子蕙，號陽和，明山陰人。官至翰林侍讀。〔三〇〕周望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明會稽人。官至國子祭

酒有解莊。

汪十四傳

徐士俊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

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於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嚆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梃之徒，日益貧困，心忤之，而莫可誰何也。

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獠豺虎之地，以博高名，非丈夫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於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四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於是重山疊嶺之間，

復有汪之馬跡焉。

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
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於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如下天賦，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旁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

曰：「吾宦女也，父爲蘭省。」〔一〕給事中，〔二〕現居京國。〔三〕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行。」於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卽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

【註】〔一〕徐士俊 原名勳，字三有，號野君，明仁和人。工樂府，有《絡水絲》等劇本行世。〔二〕新安 舊郡名，

故城在今浙江淳安縣西。〔三〕燕趙之風 古燕趙多慷慨游俠之士。〔四〕西蜀 卽四川。〔五〕護身符

本佛門語，今謂恃所託庇之人曰護身符。〔六〕嚙矢 矢之鳴者，猶後世之響箭也。〔七〕梭林 謂劫盜

也。〔八〕白梃之徒 謂恃梃杖以橫行之徒，言盜賊也。〔九〕忤 音至，忌恨也。〔一〇〕踉蹌 見前宋本江

獄註二十二。〔一一〕鼎俎 鼎以烹飪，俎以割割。〔一二〕颯沓 衆盛貌。〔一三〕日晡 日過午後曰晡。〔一四〕巴

天矯 飛騰貌。〔一五〕蘭省 卽蘭臺，御史與史官均稱蘭臺。〔一六〕給事中 掌侍從規諫，糾察六部之弊誤，

有駁正章奏封還制勅之權。〔一七〕京國 卽京師。〔一八〕簦 音登，笠之有柄可執以行者。

柳敬亭說書

張岱

南京柳麻子，鬚黑，滿面肥癯，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

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嘞夫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晷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閉中著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有下人咕嚕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翦燈，素蠟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齧舌死也。

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

【註】「一」張岱 字宗子，一字陶菴，明山陰人。爲諸生以終。著有石匱書、陶菴夢憶等書。「二」柳麻子 卽

柳敬亭，參考後篇黃宗義柳敬亭傳。「三」疤瘡 疤，同疤，瘡痕也。瘡，音壘，皮外小起也。「四」悠悠忽忽 悠

閑不經意也。「五」土木形骸 謂醜陋而不加修飾也。「六」行情 市價也。「七」景陽岡武松打虎 見

水滸傳第二十二回。「八」嘍夫 大聲也。「九」叱咤 怒聲也。「一〇」洶洶 鼓噪聲也。「一一」聾 音電，

大呼也。「一二」瓮瓮 音甕，翁翁之聲也。「一三」掉舌 說話也。「一四」咕嗶 音撤必，附耳小語也。「一五」丙

夜 夜中子時也。「一六」素蠟 白磁茶具也。「一七」款款 和緩貌。「一八」諦聽 細聽也。諦音帝。「一九」齶

舌 同咋舌，自嚼其舌也，驚懼愧恨之詞。「二〇」波俏 動人貌。「二一」婉變 美好貌。

柳敬亭傳

黃宗義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

柳敬亭者，揚州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獷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

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拘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西〕揣摩〔西〕。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哈驢鹽噱〔西〕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泣涕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揚之杭，〔西〕之金陵，〔西〕名達於搢紳〔西〕。間華堂旅會，〔西〕間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

寧南 〔西〕南下，皖帥 〔西〕欲結歡寧南，致敬亭於幕府。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飾，援古證今，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西〕話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西〕以下，俱使南面上座，〔西〕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西〕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

亡何國變，〔西〕寧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略盡，貧困如故時，始復於街頭理其舊業。敬

亭既在軍中久，其豪猾大俠，殺人亡命，憂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三〕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四〕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

【註】「一」黃宗羲 字太沖，號梨洲，明末餘姚人。清時隱居教授，學者稱南雷先生。著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南

雷文定等書。「二」東京夢華錄 宋孟元老著。敘北宋汴京盛時事。「三」武林舊事記 宋周密著。記宋南

渡後都城雜事。「四」揚 明之揚州府。「五」泰州 今江蘇泰縣，明時屬揚州府。「六」盱眙 今安徽縣

名。「七」雲間 今江蘇松江縣。「八」僂孟 春秋時名伶，事楚莊王。楚相孫叔敖卒，其子貧困負薪，僂孟乃

扮孫叔敖作歌以感莊王。「九」簡練 簡擇而熟練之也。「〇」揣摩 摩擬其神似也。「一」哈驪嗶嘰

哈，樂也。驪，同歡。嗶嘰，笑不止也。「二」杭 舊州名，今浙江杭縣。「三」金陵 見前宋濂杜環小傳註三。「

四」搢紳 古之仕者，垂紳搢笏，故稱宦族曰搢紳。「五」旅會 集會也。「六」寧南 明末將左良玉，封寧南

侯。「七」皖帥 時皖帥爲杜宏域，駐皖城。「八」委巷 委曲小巷也。「九」宰執 謂宰制一國而執其政

柄，卽宰相也。「〇」南面上座 謂南向之上座，尊位也。「一」爾汝 平等之稱謂也。「二」國變 謂明亡。

「三」五方 東南西北及中央也。「四」檀板 卽拍板，歌時以節樂者。

李姬傳

侯方域（一）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一）陳貞慧（一）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一）夏吏部允彝（一），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一），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

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一）之。

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

去，不復通。

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

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

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

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緡，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

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

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註】 〔一〕侯方域，字朝宗，明末商邱人。明亡不仕。著壯悔堂集。 〔二〕陽羨，故城在今江蘇宜興縣南。

〔三〕陳貞慧，字定生，明末陽羨人。明亡不仕。著有山陽錄等書。 〔四〕養女，蓄養異姓女子為己女曰養女。

〔五〕張溥，字天如，明末太倉人。創復社以復古學。編著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等書。 〔六〕夏允彝，字彝

仲，明末華亭人。崇禎進士。明亡，投淵死。 〔七〕玉茗堂四傳奇，明湯顯祖擅詞曲，著玉茗堂集，其紫釵、還魂、南

柯、邯鄲四記，尤為著名，世稱『臨川四夢』。 〔八〕琵琶詞，即琵琶記，明高則誠撰。 〔九〕雪苑，疑即指南

邱，商邱舊為梁園，所謂雪苑者，乃雪滿梁園之意也。 〔一〇〕償酬，答也。 〔一一〕皖，安徽之簡稱。 〔一二〕阮大

鉞 字圓海，明末懷寧人。崇禎時以附魏忠賢失職，福王立，官至兵部尚書。著有燕子箋、傳奇等書。〔三〕魏忠

賢 原名進忠，蕭寧人。明熹宗時官宦，擅朝政。思宗立，貶鳳陽，自縊死。〔四〕城旦 秦漢時徒刑，罰作苦工。晝

築城，夜伺寇，故云。阮大鉞於崇禎時入逆案，論徒，贈爲民。〔五〕貴池 今安徽縣名。〔六〕吳應箕 字次尾，

明末貴池人。明亡，起兵抗清，敗走被獲，不屈死。有樓山堂集等書。〔七〕假母 養母也。〔八〕錚錚 剛直不

阿貌。〔九〕怏怏 情不滿足也。〔一〇〕桃葉渡 南京秦淮河與青溪合流處。〔一一〕中郎 謂蔡邕。邕字伯

喈，東漢陳留人。董卓辟爲祭酒，累遷中郎將，故稱蔡中郎。〔一二〕琵琶所傳詞 琵琶記敘蔡中郎入贅牛相府

事，或謂係作者借以諷諫其友人王四者，託詞中郎也。〔一三〕董卓 東漢臨洮人。靈帝時爲前將軍，帝崩，將兵

入朝，廢少帝，立獻帝，弑何太后，自爲太師。後爲王允布等所殺。〔一四〕開府 謂開建府署，辟置僚屬也。明時

經略巡按，皆稱開府。〔一五〕餞 音環，古銜名，說者不一。此言三百餞，卽三百金也。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

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一〕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

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奮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

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斫，斫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聞也。積二歲餘，以爲常。

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擣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

烏程相與韓城相〔五〕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六〕。訶察〔七〕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八〕，以事司徒公。

初，燕〔九〕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

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

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一〇〕云。

銘曰：『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則尙有，士大夫卒無！』

【註】〔一〕太常公 侯方域之祖。名執蒲，字以康，官至太常卿，故稱太常公。〔二〕司徒公 侯方域之父。名

恂，字若谷，官至戶部尙書。明清稱戶部尙書爲大司徒，故稱司徒公。〔三〕應秀才試 謂應入學之考試也。

〔四〕孝廉 明清時稱舉人爲孝廉。〔五〕秦涼 秦，陝西也。涼，甘肅也。〔六〕黔方 謂黔地也，今貴州。

〔七〕黃花 鎮名，在今河北昌平北八十里，地當居庸古北二關之中。〔八〕居庸 關名，在河北昌平西北，唐

時稱薊門關。〔九〕華山 在今陝西華陰縣，世稱西嶽。〔一〇〕耄耋 七十曰耄，八十曰耋。〔一一〕鹿邑 今

河南縣名。〔一二〕烏程相 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崇禎時爲相。喉言官劾侯恂，下獄論罪。〔一三〕搆 陷害也。

〔一四〕先犬馬死 謂年老將比犬馬先死，謙辭也。〔一五〕韓城相 薛國觀，字賓廷，韓城人。崇禎時爲相。後以

通賄，賜自盡。〔一六〕緹校 卽緹騎校尉，逮治犯人之官役也。〔一七〕詞察 刺探也。〔一八〕星出月入 謂出

入常以夜也。〔一九〕燕 謂燕京，今北平市。〔二〇〕細法 枉法也。〔二一〕兩河 指黃河南北也。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一〕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

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

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

悍，高辭盛氣，過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毳毳然。又騎馬折其左臂，

常蹉曲，〔五〕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六〕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七〕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八〕焉。會南昌〔九〕萬元吉〔一〇〕知作霖，崇禎〔一一〕兩年庚午，舉孝廉〔一二〕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一三〕而涓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一四〕潘曾紘〔一五〕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一六〕贊化怒，更黜涓，涓大噪；而郡之薦紳〔一七〕先生，亦有言涓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

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一八〕蹂晉豫〔一九〕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二〇〕恐天下亂。』傅冠〔二一〕得之以示文震孟〔二二〕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二三〕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

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涓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二四〕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涓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

雄能救之者，吾輩固且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二七）、吳伯胤（二七）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二八）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

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二九）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弘光（三〇）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三一）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三二）。

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髻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吶吶（三三）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僧（三四），駟猾（三五）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

作霖無子，有弟作肅（三六），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註】〔一〕諸生 見前袁宏道徐文長傳註三。〔二〕徐渭 卽徐文長，參考前袁宏道徐文長傳。〔三〕使

酒 見前蘇軾方山子傳註十三。〔四〕麤麤 音三，細長貌。〔五〕蹇曲 拳曲不伸也。蹇音權。〔六〕袞袞

多言也。〔七〕偃仰 俯仰也。〔八〕高文典冊 謂大著作也。〔九〕南昌 今江西縣名。〔一〇〕萬元吉

字吉人，明南昌人。福王時，擢太僕少卿，監軍江北。南京失，督軍守贛，城破，赴水死。〔一一〕崇禎 明思宗年號。

〔二〕孝廉 見前郭老僕墓誌銘註四。〔三〕就徵春官 謂入京會試也。明清集各省舉人試於京師，曰會

試，亦稱禮部試，亦稱春官試，蓋禮部舊名春官也。〔四〕提學使者 掌學政之官。〔五〕潘曾紱 字昭度，明

烏程人。崇禎時巡撫南贛，率兵勤王，以勞卒於軍。〔六〕任贊化 崇禎時爲御史，有聲於世。〔七〕薦紳 卽

搢紳，見前黃宗羲柳敬亭傳註十四。〔八〕窟秦蜀 謂以陝西四川爲窟穴也。〔九〕晉豫 晉，山西也。豫，河

南也。〔十〕孔棘殆矣 詩云：『孔急且殆，』謂危急之甚也。〔三〕文法 謂法律規則也。〔三〕傅冠 字

元甫，明進賢人。官至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明亡，死難。〔三〕文震孟 字文起，明吳縣人。官至禮部侍郎兼東閣

大學士。〔四〕溫體仁 見前郭老僕墓誌銘註十二。〔五〕馬周 字賓王，唐在平人。爲常何奏事二十餘條，

太宗召爲監察御史。〔六〕吳伯裔 明末商邱人。舉孝廉。賊破商邱，死於難。〔七〕吳伯胤 伯裔之弟。舉進

士。與兄同死難。〔八〕春社 立春後五戊爲春社。〔九〕宋城 今河南商邱縣。〔十〕弘光 明末福王由

崧年號。〔三〕宗伯 禮部尙書稱宗伯。〔三〕祠部郎 卽禮部郎。〔三〕訥訥 難言貌。〔四〕市儈 謂

買賣之居間人。俗以老於市情，巧詐百出者，謂之市儈。〔五〕鬪猾 主兩家交易之事而從中取利者。鬪，言掌

〔三〕作肅 字恭士，清順治舉人。有偶更堂集。

江天一傳

魏禧

江天一，歙縣人，字文石。正直廉介，工文章。世居寒江村，人稱寒江先生云。

祖東望，貢士，學官華亭。有大宦以辱士激變，縣諸生焚其第。學使者命東望列諸生名，盡中以法。東望力拒之，忤當事意，棄官歸。祖母胡，割肝救姑疾。父士潤，湖廣某司巡檢，獻賊破武昌，拒賊自沈於江。

天一家故貧，好學。少時見人讀制舉文，輒嘆曰：『爲文當如是耶？』聞金壇周鍾名，往從之。歸語其友閔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而天一文益磊落闕肆。困童子試三十年，後見知邑令傅公，補郡弟子員。試每冠其曹，令故重天，嘗令天一來請事，凡數年，終不以私見。

是時，天一貧甚，絮布常穿空見尻。家居屋數椽，瓦不足，以草覆之。會姻戚有室誤事，令捕之急，知天一最善令，乃自詣天一，陳百二十金几上，長跽以請。天一愕然曰：『吾守身垂數十年，豈忍一旦敗之耶？』卒揮去不顧。

授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者。天一感其事與祖母類，率朋輩攝衣冠往拜其庭。時亦多爲詩文稱述孝婦。天一盡出其脯修資，刻板以傳。

天一性剛，好結友，士至者倒屣。惟恐後。獨郡縣重客，雖相過，避匿不肯見。赴友之急，義形於色，視禍患不屑意。行踰禮法，輒面叱責，不少假貸人。嘗謂遵古曰：『吾黨立身如處女。處女失身，無賢愚皆賤之。若誦服聖賢，而見利則遷，臨死生喪其守，可賤孰甚！世奈何苛巾幘，而寬鬚眉，丈夫子哉？』

天一晚年益厭制舉業，慨然有澄清之志。推奉休寧金文毅公聲，相講學里中。

癸未，黔中兵倚鳳督馬士英勢，所過荼毒。獨徽州堵禦有方，格殺黔中兵主者。啣之，欲中徽人以危法。文毅坐此就逮。天一發憤具疏，叩闕白其冤。會文毅以邊才起用，事遂罷。

甲申國變，明年南京陷。天一佐文毅公舉義兵，參其軍。櫻險固守，與北兵相持累月。而鄉人負大名爲御史者，陰道北兵從間道入，師遂潰。文毅被

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毋從我死也。』天一遂走歸，拜其祖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矣。』追文毅及之，大呼曰：『吾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送南京，同日遇害。天一妻子並沒入官。閔遵古、蕭倫、僧海明爲購屍殯之。

【註】〔一〕魏禧 字冰叔，又字叔子，號勺庭，明末寧都人。明亡不仕。有魏叔子集。〔二〕歙縣 今安徽縣名。

〔三〕華亭 今江蘇華亭縣。〔四〕諸生 見前袁宏道徐文長傳註三。〔五〕舉使者 即提學使者，見前

侯方域徐作霖張渭傳註十四。〔六〕湖廣 明時湖廣專指湖南湖北而言。〔七〕獻賊 謂明末流寇張獻

忠也。〔八〕武昌 今湖北縣名。〔九〕制舉文 謂當時科舉用之八股文。〔一〇〕金壇 今江蘇縣名。〔一

〕閔遵古 字無作，歙縣人。補府諸生。金聲江天一死難後，其殮葬事，皆遵古任之。〔三〕童子試 謂秀才試

也。〔三〕弟子員 猶後世之生員，即秀才也。〔四〕尻 音敵，脊骨盡處也。〔五〕淮安 今江蘇縣名。〔

六〕脯修資 教書之薪資也。〔七〕倒屣 言急於迎賓也。〔八〕巾幗 見前袁宏道徐文長傳註二十三。

〔九〕須眉 喻男子。須同鬚。〔一〇〕休寧 今安徽縣名。〔三〕金文毅公聲 字正希，明休寧人。崇禎間官御

史。唐王授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軍。爲清兵所破，被執，不屈死。諡文毅。〔三〕黔中兵 謂來自貴州

之士兵也。明時，廣西東蘭那地南丹諸蠻洞之兵，在海內爲最悍，亦稱狼兵。魏禧所稱黔中兵或係指此。〔三〕

鳳 謂鳳陽，今安徽縣名。〔二四〕馬士英 字瑤草，明貴陽人。崇禎時，官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鳳陽

等處兵務。燕京陷，士英等擁立福王於南京，升東閣大學士，進太保。後爲清軍所殺。〔二五〕茶毒 茶音塗，苦菜。

毒，螫蟲。皆惡物。并言茶毒，以喻凶惡也。〔二六〕徽州 今安徽歙縣爲其舊府治。〔二七〕主者 謂馬士英。〔二八〕叩關 詣皇帝之宮闕訴冤曰叩關。〔二九〕甲申國變 指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燕京之事變。〔三〇〕櫻

音纓，據也。〔三一〕北兵 指清兵。〔三二〕鄉人負大名爲御史者 謂黃澍，福王時爲監軍御史，與左夢庚率軍

降於清。〔三三〕道 導也。〔三四〕金翰林 明清時進士朝考得庶吉士則稱翰林，金聲爲崇禎初進士，授庶吉

士，故稱爲翰林。〔三五〕蕭倫 字彝敍，閩人。賈於蕪湖。〔三六〕海明 蕪湖僧。

元文類簡編

二冊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五分

世人每以元尙武功，不重文事。但闕蘇氏文類一書，所收元人文章，亦蔚然可觀，魯齋導源洙泗，陵川抗節蘇武；草廬夢吉，則中原之文獻也；牧庵清容，則大都之淵雲也。石田厚積才力，幹回風氣，道源囊括百家，陶鑄羣彥。至若閻高唐、元清河、楊選山、許文忠、歐陽圭齋等，亦足步武前修，彪炳一代。爰將蘇氏文類，擷精取華，輯爲簡編，全書計六十餘篇。每篇均詳加句讀，綴以眉評，以便研讀。

明文在簡編

四冊

原售一元
改售九角

薛熙曾編明文在一百卷，自詩賦至題跋，分四十二類。諸類之中，各以類從，其體例蓋仿蕭選。茲本局覓得薛編原本，仿湘鄉曾氏「經史百家簡編」之例，聘請國學名宿，摭精取華，輯爲本編。計分四卷，所錄則書、序、記、碑、銘、傳稍多；樂章以下，依次擇尤選入，若詩、賦、騷、七連珠諸體，純爲詞章機杼者，概行略去。

清朝文錄簡編

六冊

原售一元四角
改售一元二角五分

本書爲清婁縣姚椿所纂，分論辨、序跋、奏議、書、贈序、雜記、碑表、志銘、傳狀、頌、銘、贊、祭文、哀誄等十七類，共八十二卷。書成於道光三十年，故所收諸家文集，起順、康、迄嘉、道爲止，咸、同以後不及焉。茲經本局聘請國學名宿，詳加句讀，並綴以評批，迥非艱深難讀之尋常古書可比，爲研究國學者必讀。

中華書局出版

敬業堂文集

(做宋版印)

清查慎行撰

陳半圭爾室文鈔云：「敬業堂文集兩冊，爲查太史初白公著。公一生精力，注意於詩，而文不多作，大半出自應酬，復不自收拾，所存絕少。公原本經術，發爲文章，主於理明詞暢，深得歐曾法度，其與雕琢曼詞以炫世者，相距遠矣。惜所著皆散佚，而造物者又若妬之，再亡於火，幸而有存，則是編也。特全豹之一斑，可不爲之珍惜而善藏之乎！」由此觀之，本書之名貴可知。茲經本局精印發售，倘亦爲士林所樂聞歟。

線裝二冊 賽宋紙本 實售六角 連史紙本 實售八角

· 四部備要單行本 ·

- | | | | | |
|---------|--------|--------|----------|--------|
| 敬業堂詩鈔 | 附餘波詞 | 清查慎行撰 | 十二冊 | 實售四元二角 |
| 亭林詩文集 | 清顧炎武撰 | 四冊連史紙 | 實售一元五角 | |
| 南雷文定 | 清黃宗羲撰 | 四冊連史紙 | 實售一元六角 | |
| 壯悔堂集 | 附四憶堂詩集 | 清侯方域撰 | 四冊連史紙 | 實售一元五角 |
| 小倉山房詩文集 | 清袁枚撰 | 十八冊連史紙 | 實售六元三角五分 | |
| 惜抱軒全集 | 清姚鼐撰 | 十冊連史紙 | 實售三元二角 | |



王梅痕編

第一冊 至第四冊 原售各五角 改售各二角五分

中華現代文學選

本書計分四冊：（一）小說，（二）詩歌，（三）戲劇，（四）小品；凡現代作家之代表作品，經編者精心審核，搜羅輯入，選材不特豐富精當，且多新穎有趣。每篇之末，並附作者介紹及詳細註釋。全書系統分明，條貫詳晰，可作現代文學史讀，可供愛好文藝者作為文範，中學生採作課外略讀讀物，獲益尤非淺鮮。在孫俤工先生的序裏說：「……總觀這四冊中所選家數與其作品，雖不能把中國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所產生的作家，所收獲的作品，包括無遺。要在作家的完備，作品的精當，可以說已把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即是新文學底萌芽，長成以至開花結果——的經過，列舉在這四冊當中了。平常很有許多朋友或是學生，寫了信來詢問我研究現代文學的方法，或是讀什麼書，我每苦於不易置答；或有所答，每苦於所答失當。我現在把這書詳細的閱讀一過，覺得這實在可以拿來代表我所要答的問題了。換言之，如果有人再來問我關於這一類的問題，我就簡直地回答他說：「你向中華現代文學選一書中去找吧！」……」本書的價值，由此可知了。

中華書局出版

本選文今古之備最精最

古今文綜

全書四十冊布套四函
連史紙原售十三元五角
改售十三元五角

張相編

本書分六部十二類，每類又依體制作法分綱、分目，共計三十六綱，四百五十五目，選文二千三百四十四篇；古今名作，應有盡有；各種體裁，無不具備。且於每類、每目之前，略敘文體源流，而於體制作法，尤爲注意。洵爲最精最備之古今文選本。

內 容		一 斑	
①	論著類	十七篇	五
②	序錄類	九篇	〇
③	書牘類	二百六十六篇	六
④	贈序類	二百八篇	十
⑤	碑文類	八十九篇	九
⑥	墓銘類	三百二十三篇	二
⑦	傳狀類	三百〇三篇	〇
⑧	志記類	二百九篇	〇
⑨	詔令類	二百二十二篇	二
⑩	表奏類	一百一十篇	五
⑪	辭賦類	三百二十二篇	十
⑫	雜文類	八十九篇	九

版出局書華中

~~148359~~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56708

5

87

標商冊註



~~148389~~